

## 70年 春华秋实 我与重庆日报

□周勇

《重庆日报》就要过生日了。想起了上一个10年在大剧院庆祝的时光。匆匆，又是10年。如今，它已是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年岁了。我真该做点什么，写点什么，为这位老朋友祝福！

我“重走”了《重庆日报》的70年。

我们家与《重庆日报》有两代人的报缘。解放前，家父以报人身份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，与《重庆日报》的一众老报人多有交集。解放后他在不同岗位上工作，也曾在《重庆日报》发了一些文章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篇重头文章，于荒芜中成为抗战史、城市史、重庆史的先声之作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回到重庆工作，又续上了这个报缘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仍忘不了那些当年创办《重庆日报》的慈祥的老前辈，那些或笔锋犀利、或恣意汪洋、或温润如玉的老报人，那些带领我、鼓励我走上大讲台的老领导，那些辛勤耕耘、帮我助我的老编辑，还有那些同我一起开会、熬更守夜、历经考验的同事们，那些跑前跑后、辛勤采访、天天向上的年轻人，还有很多、很多……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！

这些天我细数了一下，从1985年我在《重庆日报》上发表第一篇短文起，38年中，我在重报见报的文字早已超过百篇。是《重庆日报》培养了我，支持了我，也积淀了我。

我清点了我电脑中保存的那些文件。其中标明“重庆日报”或尽管没有标明但却是由我经手、探讨、修改、审定的文件数据超过了5000个，包括言论、新闻、报道、专栏、专刊，以及文学作品等等。

难怪心心念念，原来朝夕相伴。这是一段多么难忘的经历，一份多么深厚的情谊，也是一串不可忘怀的记忆。

## 二

我更想起了近些年《重庆日报》的“重走”，也更珍惜这份“重走”。

2013年我离开新闻管理岗位后，作为他们的朋友，开启了8年的“重走”之路。

2014年5月初，我到万州参加重庆新闻奖的评审会，与永才、春勇同志谈起了重庆直轄的报道选题，进而谈到了报纸的文化责任。他们向我提出，今年的“6·18”（重庆直轄17周年）不一定像往常一样报建设成就，可以从“重庆人从哪里来”入手，

报湖广填四川。这让我怦然心动。

我家祖上是湖广人，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。2013年退休后，我于这年国庆期间去到如今的麻城市寻根问祖。这才知道，那可是个好地方，那里有千百万移民魂牵梦绕的“高岸河码头”，那里有唯一以“都”称名的“孝感乡”，那里有来自重庆的麻城守护神“救厄帝主”，那里留下了诗人杜牧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感叹。那里还有《闪闪的红星》中的“潘冬子”，有“黄麻起义”“刘邓大军挺进中原”的现代华章。

尤其是那句“人间四月天，麻城看杜鹃”，吸引我2014年4月底又去了一次麻城。

麻城杜鹃，秀甲天下。繁花似锦，连绵不绝，一派俯伏山野，花低人高的景致。走上龟峰山巅，密密麻麻的杜鹃花扑面而来，花海荡漾，浪花翻滚，花云漫卷，花瀑奔流，如烈火，如红霞，如旌旗，如号角……

因此，永才、春勇他们提出的这个创意，对于我这个刚刚惊艳于麻城杜鹃的湖广后裔来说，一拍即合。

回到重庆后，我又约了《重庆日报》《重庆晨报》的领导和团队扎扎实实谋划了一次。准备半月后，他们就出发了。6月4日，《重庆日报》《重庆晨报》联合推出了“君从何处来 重庆直轄17周年特别报道 重走湖广填四川迁徙之路”的首版文章。读后，我当即给在前方的记者发了一条短信，称赞他们：“浓墨重彩，恢弘大气，极表赞赏。这是追寻渝人乡愁的亲情之举，是展示美丽中国的新闻之为，更是庆祝直轄的上好大礼。虽未能去，心向往之。盼望你们发掘更多新闻线索，更多更精彩地报道‘梦里湖广 麻城孝感 当今重庆’，鼓舞我辈，告慰先人。”

## 三

谋划之初，我曾答应加入他们的采访团，跟着走一回。结果因马上要带摄制组前往荷兰，拍摄抗战历史纪录片，而出国手续相当繁复，不能分身，未能如愿。只好在他们收关的时候，参加了对巴南区惠民乡的采访，以践前诺。

那里是我们先人到重庆后落脚的地方，祖上留有一通八棱碑，上面清楚地印证了周氏家族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，迁移到四川省巴县三合土凤凰山的历史。此碑立于清嘉庆十六年（1811年）。从原碑记录的先祖推断，周氏家族应为清康熙十五年（1676年）前后迁入巴县，是时正是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初期。

这次采访让这段已经尘封300多年的历史重新鲜活起来，走入公众视野。这让我这个湖广移民的子孙大为感动，因此他们在采访团的团旗上写下了“乡愁 文化梦想”，署名用的是湖广原籍、迁入地籍和家谱名字“湖广麻城孝感巴县惠民三合土民 周德勇”。

2014年“重走湖广”并不是重庆的一厢情愿，而是与麻城的一次亲情互动。我

就是这牵线搭桥人。

2013年我就与麻城方面商定，联合开展湖广填川中的重庆历史研究。因而就在我们谋划重走湖广时，麻城市政府决定组团到川渝陕豫四省市采访移民后代。5月22日，麻城采访团到达重庆。

就这样，重庆与麻城双互动的“重走”，推动着采访报道渐入佳境，不但在重庆和湖北掀起热潮，其影响也迅速扩大到全国，神州大地上“湖广”热浪滚滚。

尽管我未能一同前往麻城，但我能体会到他们的辛苦——每天一版，这需要多少精彩的好稿子，需要多少恢弘的大图片呀！这就逼得他们，天天采访，天天写稿，天天发稿，天天见报。

我以为，这是《重庆日报》《重庆晨报》最接地气、最受老百姓认可的新闻策划和采访报道之一，是重庆新闻工作者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新作，是献给3200万父老乡亲与重庆直轄17周年的大礼。

它告诉我们，在新闻策划的理念上，要善于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，找到党的机关和人民群众对新闻报道的共同兴奋点；在新闻报道的主题上，要善于把中国梦与国家梦统一起来；在新闻报道的方式上，把“要我走”与“我要走”统一起来。

因此，这个报道第二年获得中国新闻奖，便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也由此，催生了《重庆日报》的“重走”品牌。

从2016年起，《重庆日报》连续五年推出了“重走”系列报道：2016年的主题是“重走古盐道 感受新变化”，2017年是“重走古盐道 感受新变化”，2018年是“重走信仰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”，2019年是“丰碑 重走成渝铁路”，2020年是“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”。除了这些大型的“重走”外，《重庆日报》还搞了一些“小重走”，2020年就拉上我们这些老知青“重走西秀黔彭”，感受脱贫巨变。我参加了这些“重走”活动，也见证了一众小伙伴们的殚精竭虑、吃尽苦头、品尝甘甜、成长进步。

## 四

“重走”是党的十八大以来《重庆日报》新气象、新作为、新成果中的一朵。“重走”是文化自觉的表现，“重走”走出了文化自信，“重走”更是文化创造。

刚刚结束的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了以“巴渝文化、三峡文化、抗战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统战文化、移民文化”为核心的重庆历史文化体系，确定了“行千里·致广大”的重庆人文精神。这是过去五年来重庆历史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，也是未来五年和更长时期重庆历史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。《重庆日报》的“重走”是实实在在地为此添了砖，加了瓦的。

我曾经在一次“重走”座谈会上说，《重庆日报》是一张具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、有文化特色和文化担当的报纸。“新闻是‘走出来’的，文化也是‘走出来’的。新闻和文化‘一起走’，就能‘走’出一片新天地。”

七零后的《重庆日报》，前路迢迢，愿重整行装，鲜花一路，风雨无阻，好好“走”吧！

匠、弹匠、铁匠、锁匠、理发匠，他们用古老的手艺诚恳地劳动谋生，但老街人烟的稀落，让这些谋生的职业也遇到了困境。

在老巷子葛黄树下店铺里画人像的黄师傅，今年夏天准备搬到新城去开店。王叔知道后特地去了黄师傅店里，他轻声细语说道：“黄师傅啊，你走了，我还是来帮你店门前打扫卫生。”一句话说得在老街画像30多年的黄师傅差点落泪。

前不久我去老街，遇到了正理头给一个老街大爷画像的黄师傅，他对我说：“王大哥那句话啊，把我的心都说疼了，我其实也舍不得老街，就留下来和他一起陪陪老街吧。”

还有在老街开了40多年理发铺子的陈师傅，店里理发而今实行的还是盐巴一样多年不变的5元一次的良好心价，凡是老街出生的婴儿满月后去理胎发，陈师傅一律免费。陈师傅有天告诉我，这事儿是他和扫街的王叔商量后定下来的。王叔对陈师傅说：“还有啥事儿，比老街添人进口更高兴的事儿。”陈师傅一拍大腿说，“我这个理发匠，也来帮老街人做点事。”

在王叔做楼栋长那几年，老旧小区没电梯，王叔就时常拿着小本子上上下下挨家挨户问柴米油盐的冷暖桑麻事，然后再去社区居委会一同商量解决。那几年做楼栋长都是义务，有人问他，何必去做这些费心事呢？王叔依然是那句话：“谁叫我是党的人啊，大事我做不来，我就帮街坊们做点小事情！”

沧桑老街，在老街人眼里，王叔就是那盏路灯，闪烁出温暖的光芒，也慰藉着老街人的心。

## 孤独的父亲

□朱强章

父亲节当天中午，我给父亲去了电话。我说父亲节给你打个电话，他说好。忙碌一整天，朋友圈引爆了各种状态的父亲节。回到家，父亲节只剩下不足一个小时了。工作原因，写过很多文章。今天写给父亲。第一次写给父亲。

## 喊爹

“爸爸”和“爹”之间，我选择称呼“爹”。川北的习俗，父亲叫“爹”。

在重庆读书期间，室友天南海北，我和父亲通电话，被室友戏谑为“老土”。

现在，我更喜欢称“爹”，开音节，爆发感，更聚焦、更果敢，直抒胸臆，笃厚，口感有土土的俊朗味。

小时候爹在犁田，快中午了，母亲说筒箕挨打了。

我秒懂，就是米和米汤分离的时刻，部分米粒躲在筒箕的竹篾缝隙里，母亲用一根棍子狠狠抽打筒箕背部，米粒就全部归顺了。这就是说，开饭的时候快到了。

我冲出灶屋，一路小跑，站在稍高的田埂上，朝着父亲犁田的方向，双手围合成外向的喇叭：“爹，吃饭了……”童声，响彻山谷。

农耕时节，万物复苏，布谷阵阵，声声悠扬，穿越田埂，穿越阡陌。

## 伟岸

父亲身高165，瘦削，在我心中很伟岸。父亲一生中的几个决定，让我觉得父亲了不起。父亲心灵手巧。

我童年时期，父亲就娴熟多种手艺，用手锤和錾子敲击了一个石头冲子（石头哑铃），让我天举重，左右手交换举，我力气过人。

父亲在堂屋的脊梁上拴住一根斑竹，我从下而上，从竹竿尖爬到竹竿头，脚不碰竿，一气呵成，臂力过人。

父亲说，男孩子要壮。我现在理解，就是说男孩子要健康。

父亲有着严苛的育人思维。我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但父亲要求必须第一。有一次被邻班女生抢走第一，我被罚站在门背后，面对自己的保证书眼泪刷刷直流。小学毕业，我以全乡第一的成绩，跻身区中学重点班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父亲的育人逻辑是正确的。父亲不能给我辅导作业，看不懂，没有狮吼抓狂的机会。但父亲坚持结果导向。

在他的认知世界里，严格就是一种育人工具和方法，也是他望子成龙的唯一救命稻草。

父亲有很高的决策水平。我天生贪玩，求学之路，筈路蓝缕。中考差一分上师范，考重点高中也差一分，被普通高中录取，当时是班里的最高分。

内心一直怀才不遇，郁郁寡欢，高二时我的成绩一落千丈，父亲看在眼里，不动声色。

有一天，父亲让我去找一个人，远房一个教书的堂叔。我去了，一去就转入了重点高中。学习欠账太多，第一年高考失败，父亲果断决定让我复读。历经高四，才算圆梦。

川北到重庆求学，父亲坚决不送我，说要独立。

我背着三个包，穿越西南大学迷宫一样的小道，大雨滂沱，汗水和雨水交织。

我后来发现，独立是绝对的真理。记忆深刻的是，父亲要求我每年必须前往拜望帮助我转学的堂叔，我坚持到堂叔去世。

堂叔去世那年，父母在重庆居住，我没有得到下葬通知。当年春节再次前往拜望，惊闻堂叔已经去世，墓上已经芳草萋萋，我顿时泪流满面，忧伤良久。

父亲总在关键时刻出现，并精准出手，是我生命中的关键先生。父亲赋予我的东西，蓦然回首，件件都是赋能我成长的宝贝。

我总能感受到，父亲给我的不竭力量。

## 陪伴

陪伴父亲的时间，才是时光。父亲在重庆住了10年，我常常和父亲一起吃晚饭，习惯母亲的饭菜味道。

几年前，在川北的外婆摔断盆骨，孝顺的母亲执意要回去护理，父亲返回家乡陪护。后来外婆离世，母亲坚持要留在川北居住，父亲只有在川北陪伴。

我常常驱车4小时回到川北，和父亲一起，有时候会抱起他，两个人乐呵呵在一起，是父子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

最近父亲来渝，因为间歇性眩晕。我们去医院，父亲走在我身后，总跟不上我的步伐。我回头看父亲，他已经没有年轻时身轻如猴的轻盈，虽然他尽量让步履更快一些，但实际上已经缓慢很多。

我知道，父亲老了。我让父亲走在前面，父亲穿越医院拥挤的人群，我看见人群里父亲的背影，更加瘦削和单薄。

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紧跟其后。我清楚地看见父亲两鬓斑白，开始秃顶，头发稀疏。内心一阵酸楚。

我冲出灶屋，一路小跑，站在稍高的田埂上，朝着父亲犁田的方向，双手围合成外向的喇叭：“爹，吃饭了……”童声，响彻山谷。

农耕时节，万物复苏，布谷阵阵，声声悠扬，穿越田埂，穿越阡陌。

我长大了，角色反转。回到我的家里，我为父亲铺床，为父亲选择合适的枕头。父亲和我一起躺在床上，一起聊天，我恍若小时候躺在父亲的怀抱里，漫天繁星。

几天前，父亲安静地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，看见我噼里啪啦敲击键盘，他眼神平静，没有年轻时的如炬目光，反而像一口暗淡的深井。

这一情景触达我的回忆，就像小时候父亲看着我灯下奋笔疾书，完成作业。我内心顿时被温暖充满，像个孤独的孩子见到久别重逢的父亲。

父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无大碍，开药后，父亲说要尽快回川北。回川北前，父亲说要去看碑雅兰电子城，买一些音乐光碟。

父亲的娱乐消费方式很单一，喜欢在川北的老家听音乐，最好是带视频的老歌，声音放得老高，弥漫村庄。

我们一起前往，父亲说以前熟悉的那家光碟店找不到了，说那家老板歇业，便宜。我们另外找了一家，我们一起认真选购，买了很多。

离开音像店，父亲很满足，童真般笑了起来，像个孩子。

## 孤独

老人注定是孤独的。父亲节第二天，朋友圈恢复了宁静。老人失去陪伴，林林总总的原因很多。

工作忙，家里人要求分开住，父母声称不愿意打扰孩子，生活习惯不一样……其实这些都很苍白而矫情，甚至自私。

人生在世，不陪父母，陪谁呢。父亲居住川北老家，我基本上一个月回去一次，一年陪伴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。

父母嘴上很倔强，你不要回来，电话就行。但每当回家，父母都会迎接出来，朴素喜悦，爬满父母沟壑纵横的面颊。

我们越是长大，陪伴父母的时间越少，让人惊悚的定律。无可厚非，我们都很忙碌。为生计，为事业，为仕途，为了莫名的忙碌，陀螺般连轴转。

但父爱是爱的起源，是纯粹的伟岸，是朴素的怀抱。

我们从田野到城市，从朴素到喧嚣，然后再回到本源的平静。

父亲的爱，就是回归平静的源泉与动力。每时每刻，我们都在穿越时光。

每时每刻，我们都在奔赴衰老的路上，我们都会老，都会离开。但愿，每天都过成父亲节。

## 【“七一”专送】

## 百年老街守护人

□李晓

夏日清晨的万州五桥老街，日出东山，霞光穿过彩云，披在临河老街的吊角楼，披在百年石拱桥上。桥上，一个微微佝偻的身影在挥动扫帚，清扫着桥上轻尘。

横跨五桥河两岸的石拱桥，是老街人心里的主心骨。前年夏天的那场特大洪水，漫过了临河老街的屋顶、树冠，漫过了老桥桥顶，也漫到了老街人的胸口。老街人和扫桥人站在高处，摸住突突狂跳的胸口，他们在集体祈祷：老祖宗啊，您可千万要平平安安挺过这场特大洪水的袭击！

洪水缓缓退去后，老桥露出了稳稳的身子，好多老街人朝老桥深深鞠了三个躬：桥啊桥，您又挺过了这场劫难！那天，这个一年四季打老桥的老人走上桥顶，摩挲着残缺的桥墩，嘴里喃喃自语着。

桥墩上的老青石，被咆哮洪水冲到了河的下游。后来修复老桥，这位古稀之年的扫桥人，和居民们沿着河岸一直找啊找，把那些冲到了河滩里的石头一块块都找了回来，修复时重新安放在了老桥身上。

老桥修复竣工的那天黄昏，一壶浊酒再相聚，扫桥老人和老街居民，在老桥上喝起了老酒庆祝。

五桥老桥的扫桥人，叫王大荣，一个五桥老街的老居民，一个有着52年党龄的老党员，我亲热地叫他“王叔”。王叔扫桥近20年，每当老桥上、老街上传来“沙、沙、沙”如蚕吃桑叶的轻快声，那是漫过老街人心房的宁静乐曲。

王叔20岁那年在成都参军，第二年就在部队入了党。王叔的生日是6月，但他几

乎从不给自己过生日。但这些年每到8月18日，王叔就对家里人吩咐说，今天就做点鸡蛋面吧，大家一起吃。1970年8月18日，是当年21岁的他入党的日子。这是一个镌刻在王叔骨子里的日子，他是把这个日子当作自己的生日来庆祝。

清扫老桥老街，王叔清瘦的身影在老街穿梭，有人问他：“你这样不计报酬地扫街扫桥，到底想图个啥哟？”王叔呵呵一笑说：“老街人都是一个人，大家住在一起，家里干净了心里舒服，我也是党的人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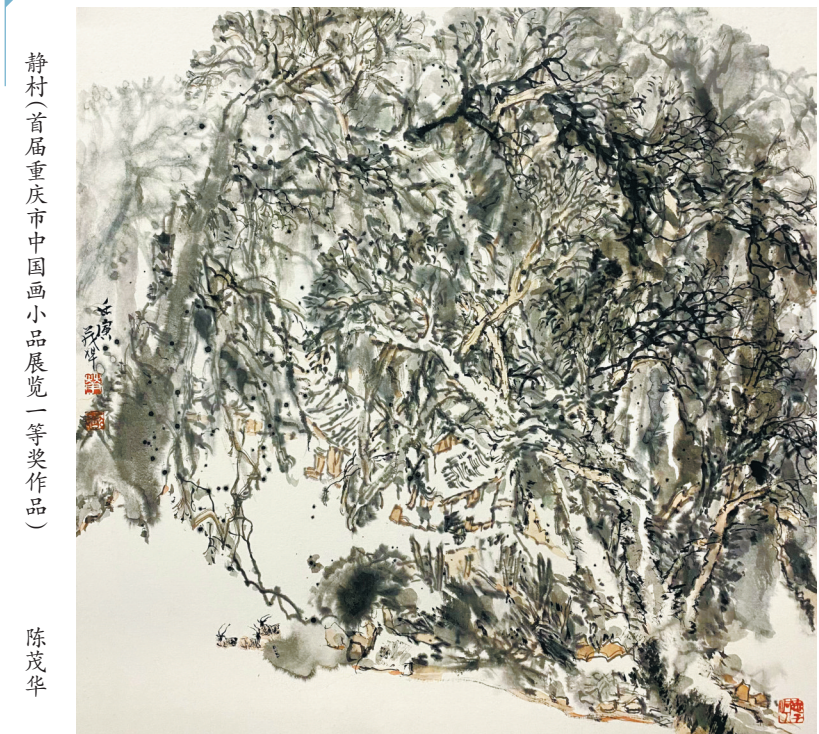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也是党的人啊！”这个声音从老街浑厚包浆气的老屋里传来，一股暖流漫过了民风淳朴的老街。

老街路面上的青石，人来人往中，磨出了石窝窝，那里面也重叠着王叔一年一年走过的脚印。

在老街的四季里，王叔义务清扫街巷老桥的身影，成为老街封面中的剪影。春天，老街春雨细如蚕丝，王叔头戴草帽清扫；夏天，老街河风清凉，王叔带着小铲刀清理“牛皮癣”；秋天，老树叶叶簌簌而落，王叔挥动扫帚打扫落叶；冬天，老街人还在沿用的蜂窝煤炉子咕咕嘟嘟响，那是老街人在炖肉，街坊们纷纷招呼着扫街的王叔：“来家里吃了走吧。”“喝口汤了再走吧。”王叔放下扫帚，摆摆手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家里等我回去吃哟。”

这些年，在老街身旁，一座新城拔节生长，老街人抬头上望的天际线，被新城刷刷生长的幢幢高楼抬高了。

一边是愈发清静、幽雅的老街，一旁是日新月异的异车水马龙的繁华新城。沿着如长蛇状蜿蜒的老街两旁，那些简易店铺里的画匠、篾



静村（首届重庆市中国画小品展览一等奖作品）

陈茂华